

蒋子龙



文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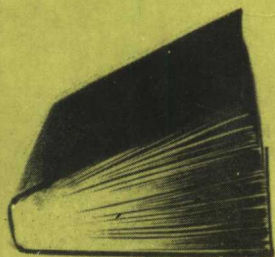
蒋子龙自序

这是一次收割。

付出了多少心血，收成到底怎样，哪个品种歉收，哪个品种有意想不到的收获，一目了然地全堆在场院里。当初庄稼长在地里的时候，曾是那么花花绿绿的一大片。只有收割后才能一览无余地看见土地的面目，看出自己的真相。

收割是喜悦的，也是严酷的。需要有勇气面对收割后的土地和收获。

回想我和文学缘分，开始写作纯粹是出于对文学的即兴式的爱好，后来能成为作家，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外力的推促——那个年代的青年人，其他的生活理想破灭后往往喜欢投奔文学，靠想象获得一种替代性的满足。一旦被文学收容下来，麻烦就会更多，于是人生变得丰富了。身不由己，欲罢不能，最后被彻底地



第三卷

放逐到文学这个活火山岛上了。

因此，我的作品关注现实是很自然的。而现实常常并不喜欢太过于关心它的文学。于是当代文学和社会现实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关系：文学的想象力得益于现实，又不能见容于现实。

我尝过由上边下令，「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」的滋味，也知道被报纸一版接一版地批判是怎么回事，因小说引起了一场又一场的风波。不要说有些读者会不理解，连我本人也觉不可思议，文集的每一卷中都有相当分量的作品在发表时引起过「争议」。「争议」这两个字在当时的真正含义是被批评乃至被批判。这些批评和批判极少是艺术上的，大都从政治上找茬子，因此具有政治的威慑力，破坏作家的安全感和创作应有的平静气氛。

值得吗？从这个角度说我是个不走运的作家。是现实拖累了我？还是文学拖累了我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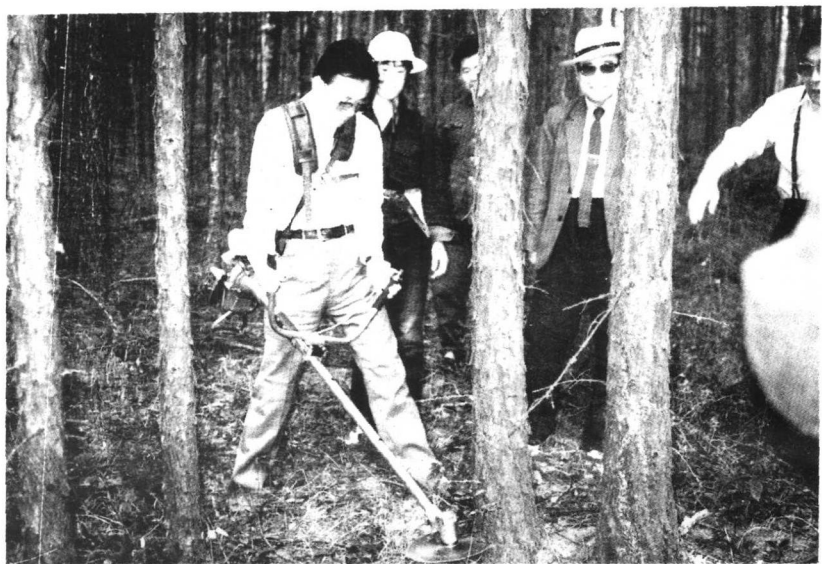
蒋子龙文集





摄于1986年

HA960/03



1986 年在大兴安岭伐木



1993 年在河西走廊接受敬酒



1992年在戈壁滩



1993 年在小兴安岭

第三卷说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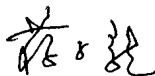
收在这一卷里的中篇小说就比较复杂了，写作手法变化较大，题材多种多样：有科学家、演员、犯人、农民、商人、医生、企业家、中国式的美国人，等等，五花八门。

是现代生活的大展，更是对各种人性特征的揭示。

是1984年创作的《燕赵悲歌》受到了当时一些高级领导人物的批评，同时又获得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，这已经是连续第三次获全国中篇小说奖，使作者不安，产生了危机感：获奖不是文学的唯一标准，更不是作家的永远保证。有多少人为奖所累，获奖之时便是创作生涯开始滑坡乃至结束之时。作者没有去参加发奖大会，悄悄地躲开了热闹，沉下了心，第二年写出了在我的作品中位置很重要的中篇小说《收审记》。这部小说，却使作者自己的精神被收审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
我不再看重获奖，但我更自信了。

也有位编辑讲《阴阳交接》是我最好的小说。我不想用自己的今天否定自己的昨天，赞成古人关于“文无第一”的说法。成功的，失败的，都是我。



1994年2月18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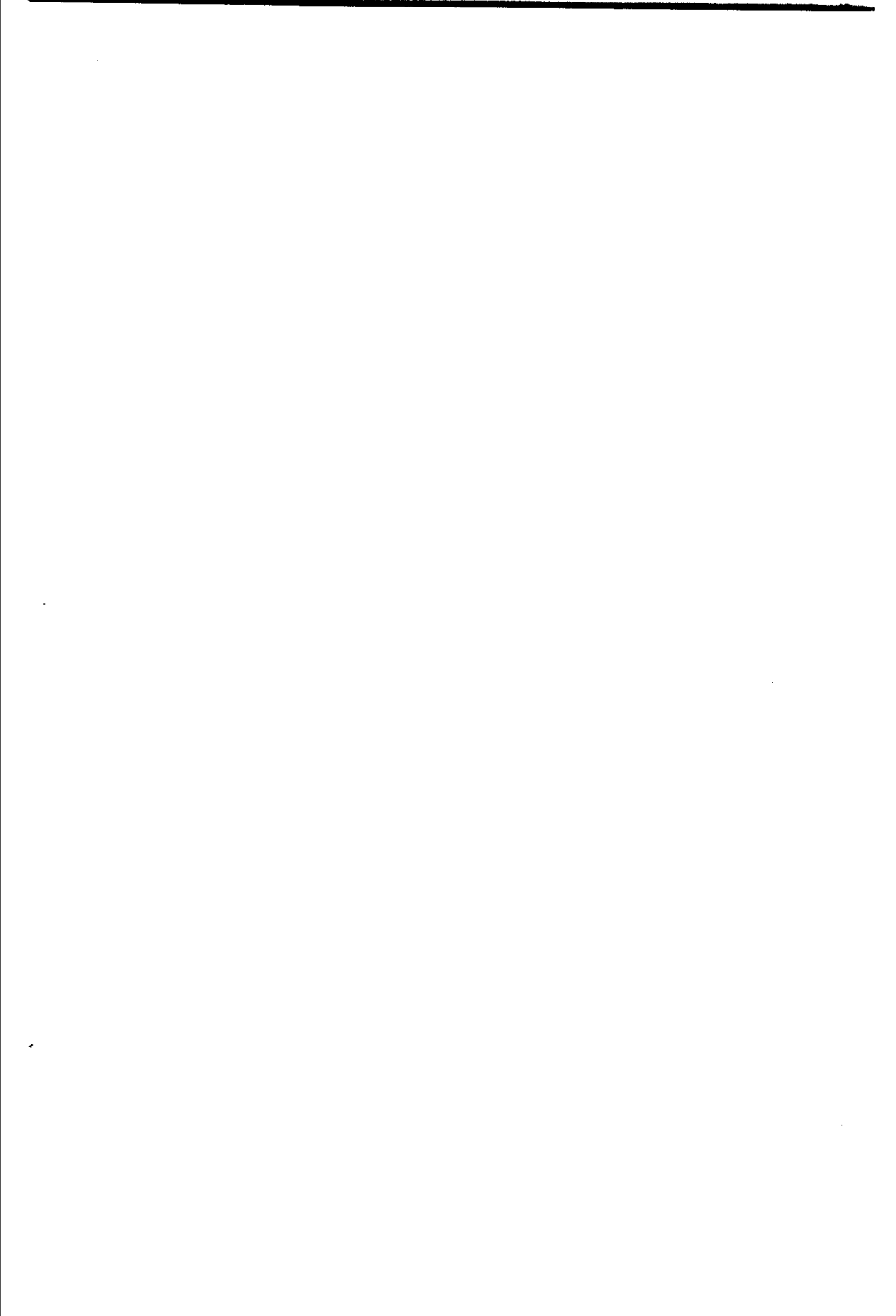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第三卷说明 作者 (1)

中篇小说

燕赵悲歌.....	(1)
阴错阳差.....	(127)
收审记.....	(195)
长发男儿.....	(281)
情知不是伴.....	(321)
阴阳交接.....	(413)
碉堡.....	(439)

燕赵悲歌



引 子

癸亥年早春的一个上午，我精神亢奋，创作正处在那种所谓“已经进去了”的状态，突然有客来访。

来者是位相识多年的朋友，同时也是编辑兼作家，不必客套，进门第一句招呼就是：“正玩命哪？”

我赶紧诉苦：“半年多没写东西了，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紧迫感……”

“可你还得把手头的长篇先放下。”他说，“人家点名叫你哪！——想不到黄河以北最富的村子，也许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（注意，我不是说最富的个人，而是最富的农村），竟出在河北的老东乡，历史上的盐碱窝里！”

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

“他们没有包产到户，已经是千万元富翁了！也不叫大队，而是农工商联合公司。公司经理是个当代怪杰，他叫我带信给你，原话是：‘五年前我们看了《乔厂长上任记》，当时的副大队长看了四遍。我佩服蒋子龙。但是，乔厂长不如我胆大，乔厂长不如我！’”

我不觉堆出一脸苦笑，心里涌起万千滋味。自从乔光朴

这个冤家来到世界上，给我惹了多大的麻烦！乔厂长五岁，我四年未得清静，心想，今后也许不会再有这样的风波了。怎么又冒出一个胆子更大的“乔厂长”，而且又是点名叫号地和我挂上钩！

朋友简洁地讲了几件那位经理的故事，我心一震。这个送上门的人物一下子把我从已动笔的小说中拉了出来。在千百万群众创造生活的劳动中，有些看似偶然爆发的事件，却代表了一种历史的必然，社会的必然，往往比作家费心机加工提炼出来的情节更可信、更集中、更概括。许多生活中的平常人或不平常的平常人，往往比作家呕心沥血塑造出来的人物更真实、更感人、更典型！

我问：“你为什么他不写他？”

朋友摇摇头：“更深一层的东西他不讲。他说：‘跟你们说没有用。要想知道内里边五花三层的斗争，叫蒋子龙来！’”

这简直是一种挑战，一种召唤。是生活对文学的挑战，对作家的召唤！我毅然放下写了一半的长篇小说，跑下去了。

这部中篇小说就是这样产生的。但不想在此发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声明：“纯系虚构，请勿自动对号，云云。”我想，读者诸君心里都明白，裁判文学的最高法官是时间和群众，与其对反映生活的文学发怒，不如去改造生活！

第一章

男子汉之间真正的友谊和感情，是建立在相互征服的基础上，每被对方征服一次，这友谊和感情就加深一层，更加巩固。这是思想的征服，人格和力量的征服。

我，还有他们——七位本市和外省的编辑、作家，都被眼前这个农民征服了。老实说，文人们喜欢挑刺儿，不容易真正从心里佩服一个人。今天先是震惊，继而敬服，最后简直快成为他的崇拜者了。

其实，他讲了总共还不到一小时。而且他没有讲任何事，没有讲他们的发家史，没有讲他们赚了多少钱，只给我们出了几个“题儿”。全是一条条带有泥土味儿而又闪烁思想光芒的哲理，是一句句从生活中总结出来的大实话，而又含有深刻的经验、无穷的意味、农民特有的智慧和幽默，出口都是警句格言式的！

莫非我们碰上了一个天才？他无疑是个会创造思想、制定法则的人，在本质上同那些生活在城里的思想家、经济学家、哲人、教授是一个等级的。同他谈话真是一种享受，一种“精神会餐”，他的思想总是闪闪发光。

然而他对自己的介绍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，叫人不无失望，不可思议。他是道地的农民，只上过“冬仨月，春仨月”加起来不足六个月的学，刚够“人之初”的水平。

那么是他的长相奇伟不凡，透露出有宏谋在方寸吗？也许是吧，但我得拼命在他身上寻找这些东西。个头似乎比我还高，也就是说至少在一米八以上，可是长得精瘦，像个大衣裳架挑着一身蓝色毛料中山服。以前我在农村看到穿这种衣服的人，都是公社和县的干部。现在到农村去，谁要是凭衣帽断定人家的身份，非上当不可。他的气质还是农民，留着过时的小平头，脸上布满没有规则的、错综复杂的皱纹，也许他那深邃的思想、奇特的智慧就藏在那里边？他不是大眼睛，也不那么炯炯有神，脸色发黄。

但是，他一开口，立刻就把你对他的第一印象、表面印象一扫而光。他仿佛是用第三只眼睛——思想在看着世界，看着你。

他本身就是一个谜，这是怎样的一种农民呢？

夜，静得疹人。深秋的夜风，像剃头刀儿一样扫荡着这黑沉沉、死寂寂的百里大洼。月亮像半张死人的脸，冷光熹微，根本刺不透沉沉夜幕。更何况还有那飘浮游动的黑云，像老天爷抖开的盖尸布，时时将那半张死人脸遮住，使大地陷入一种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深渊。更甭提那些数不清的吃大锅饭的星星，见有一个半死不活的月亮在支撑局面，就都闭上了眼睛，有的干脆躲到云彩后面睡大觉去了。空气阴冷，夜色凄迷，一个白乎乎细长的

鬼魂又走出来了……

团泊洼像一口巨大的破锅，被历史废弃不用了，扔到了华北的东部平原上。座落在锅底的这个稀稀拉拉的大村落，正是大赵庄。这几天庄上闹鬼了。天一黑，已经没有心思穷乐呵的农民们就不再出门，关在低矮的土坯房里，缩在炕头上；甚至早就钻进被窝，省得点灯熬油。因此，夜不深，人已静。每逢这时候就有个人从庄子里走出来，上身穿一件光板羊皮袄，毛朝里，光皮朝外，白花花、脏唧唧。身影瘦长，弓着腰，两腿像灌了铅，脚步踉跄，晃晃悠悠，离纵飘忽。身后跟着一条牛犊子般的大狗。这不活活是个幽灵吗？他这样整整转了三宿啦！

他就是大赵庄的当家人、大队党支部书记武耕新。

他像在梦中一样走着，透过黑暗，他的眼睛里闪着忿恨的、绝望的光。愤怒和耻辱感啃噬着他的心灵，正在摧毁着他的理智。群众大会开了三天啦，给他提了三百条意见，社员们一人一把箭，都拿他的胸口窝当了靶心！

“我这是何苦呢？全庄三千多口子人，为嘛就数我倒霉？”他陷身缱绻，满腔孤愤幽怨，真想大叫三声，撕破这铁板一样的夜幕，出出心里的这口怨气、闷气。

没有平整好的旧坟地里，突然飞起几团鬼火，忠心耿耿的大狗猛地扑了过去。武耕新不为所动，现在没有能叫他害怕或动心的事情了！1958年在公社工业科当会计，干得好好的，硬逼他回来当了大队主管会计。如其不然，现在是个正牌吃皇粮的国家干部，就是天塌地陷又怕他娘的何来！主管会计当了不到半年，就为给食堂提了五条意见，硬说他给食堂列了五条罪状，被赶回小队捋锄杆子。以后食堂解散，又说他是正确的了。1963年底提到大队当了九个月的支部副书记，挨了六个月的整，就为的跟四清工作队尿不到一个壶里。一撸到底，回小队当了个普通的“向阳花”。要不是公社摁住没盖印，连党籍都被开除了！大跃进、小

四清、“文化大革命”、学大寨先治坡后治窝、学小靳庄唱二簧，一桩桩，一件件，都没能治了大赵庄一个“穷”字，倒把社员折腾得肚里怨气越聚越大！前几年在这儿蹲点的县革委副主任孙成志，回到县上又当了县委副书记。亲自带着他去小靳庄取经的农委主任王辉，又高升一级当了副省长。“四人帮”押在北京的大牢里。该走的走了，该升的升了，该死的死了，该关的关了，社员跟他们有远仇没有近恨，把一盆脏水全扣到他武耕新的头上，把满肚子怨气全撒到他身上。

去年，“四人帮”刚垮台的那会儿，大伙笑得发疯，乐得发狂，以为这回天可真的变了，地也真的变了，往后没有愁事了。一年多过去了，天上没有往下掉馅饼，地上也没有往外长金子，大赵庄还是穷得滴溜甩挂，破破烂烂。社员们醒了，又蔫了，脑袋又耷拉下来了，路在哪儿？上个月又来了个蹲点的县委副书记，慢条斯理、文声弱气，连名字都那么不顺耳——熊丙岚，男人起个女人名，岂不是要给大赵庄招来晦气！果然不错，这是个摇鹅毛扇的家伙，大前天点了一把火，大赵庄在这场冲天大火里，变不成凤凰还变不成糊家雀嘛！

三天来，群众怨恨的火焰达到了白热化程度，那一句句溜尖带刺的怨言，像炽热的烙铁在他脑海里留下印记！他那好使的大脑，像录音机一样记下了社员大会上的每一句话，此刻又一句句地重新播放。几十年的事情，如烟如雾地在眼前飘浮聚合，幻影云涌，联想蜂聚，搅成一堆，挽成一团，无法排遣。三天来他几乎是靠抽烟和喝水活着，白天开会，坐在台上装做没事人一样，晚上说嘛也闭不上眼，与其躺在土炕上烙大饼、瞪着眼珠子数房梁，还不如到大洼里遛跬。人家都说白昼和理智是属于男人的，而他这个五尺汉子却只有在无边的黑暗中才能找到一点安静和慰藉。

“祖辈缺了什么大德？到我这一辈儿当了支书！政治就是命运，当支书就是赌命，以前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？本来是个找路的，却

被当成带路的，自己瞎眉合眼真的成了全村的引路侯……”武耕新肚里没食，头昏脑胀，东倒西歪，跌跌撞撞。气话可以说，大话也可以喊，真要叫他撂挑子不干，还不甘心。如果这次再被一撸到底，他还不认输，咽不下这口窝囊气！就是强咽下去，肚里也会憋出个大瘤子。可要想继续干下去，又怎么个干法呢？对往后的日子他缺乏高瞻远瞩的想象力，既无信心，又无规划，莫非真的山穷水尽，束手无策了吗？

已经到了下半夜，月亮早已隐去，周围是寂寥无边的黑暗。团泊洼难道死了吗？没有狗叫，没有鸡鸣，长虫、蛤蟆早早地钻进土里，连小虫子的唧唧声也听不到。武耕新感到这样地孤单，这样地悲哀，真想大哭一场，反正也没人看见。

后半夜的风更冷了，他下身只穿着两条和这夜幕一个颜色的青布单裤，实际只等于一条。里边那条膝盖和屁股处磨破了两个大窟窿。外面这一条两个裤腿脚飞花了，两条套在一块才勉强遮住了他的下半身。这样的裤子怎么能抵挡彻骨的寒风，他的双腿有点发抖，脚步更加沉重，身子一溜歪斜。跟他寸步不离的大狗，似乎觉察出了主人的艰难，突然往前一蹿，横在武耕新的脚前。那意思是叫他回去，别再往前走了，他腿一软扑在了狗的身上。狗以为主人出了事，恐惧地大叫起来，向村里呼唤。

武耕新拍拍它的头：“大黄，别叫，别叫。”

狗安静下来。他抱紧狗的身子，自己也觉得暖和了。干涩的眼眶里火辣辣的，似乎有一串眼泪滴落下来。大黄吃惊地扬起脸，一双在黑暗中熠熠闪光的眼睛望着主人。